



吹面不寒 是书风

张怡欣(山东莱芜)

一缕清香说人生，能够高兴地说下去，全凭读书。读书是为了走好人生路，而人生之路上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读书。

读书，是一份珍贵的回忆，使我们有今天的成熟，又可以面对历史和未来沉思。读书求知，读书悟道。我上小学时，荒废了读书时间，至今想起来心中难过。我在读过沈从文先生的《边城》之后，起初的感受不深刻，认知到的东西也很肤浅，甚至曾偶然地有过，沈先生这么大的文学家，怎么写东西有点小气，除了河，就是水，所写的人物都很平常。到后来，再读，三读，以至四读，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了。读出了味道，读出了光彩，我对读过的内容快达到不敢忘记的地步。而且，这沅河的水、这航船的溪水，就和我的故乡大汶河的水一模一样。我喝过大汶河的水，是那么地甘甜，因此，也就充分地断定，沅河的水是甜的，航船的溪水也是甜的，因为有善良的爷爷，还有美丽的姑娘翠翠。从此之后，就对《边城》中的翠翠有那么深刻的印象，到现在，还是这样。但你要我具体地抒发感情，我又说不出口，只是有种美丽永驻心间，是自己心中独特的感受，仿佛一旦说得出来，会被别人所分享了，感受在有的时候也是自私的。有人说，翠翠不就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女性吗？干吗非得当真？我不便去辩白，虽然是虚构，是从生活中挖掘出来的美丽人物，她在我的心中占有

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一部《边城》，使我知道了写小说，要有生活，要对生活非常地熟悉，小说中的人就是自己身边的人。过去，作家要到农村、工厂去体验生活，先不谈你的构思，先不说你的人物事迹的线索，你先到生活中去磨练。为什么写小说容易碰壁，对那段生活的历史不熟悉，是把虚构当成了熟悉生活，也就写不出作品来。要写小说，更要热爱生活。要写故乡，就要热爱故乡。这从沈先生的作品中读得出来。他对自己的故乡一往情深，怀着最深挚的爱，拿起笔来，故乡景色如画，故乡人慈祥可亲，往事如昨，历历在目，这样的情景连想都不用想，写得有生机，不会为某件事、某个人而绞尽脑汁还摸不到边。

凭君细觅看，长忆故园人。一本书，涌起了跌宕起伏的激情；一本书，展示了从容优雅的色调；一本书，系起了千丝万缕的情思；一本书，闪烁着夺目的光辉。我在读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、刘知侠的《铁道游击队》、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、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、丁玲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、梁斌的《红旗谱》、吴强的《红日》、冯德英的《苦菜花》、李英儒的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峻青的《黎明的河边》时，连做梦都梦见书中的人物，这是我的读书之初，一是好读，二是人物事迹使我感动。这些书给我以爱看的吸引，我隐隐约约地知道好，但却不敢向美——这个方面去想。美是存在的，但我读不出来，这是读得少的缘故。到后来，我开始阅读鲁迅先生的部分作品，第一次读，除了《一件小事》、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、《故乡》、《社戏》、《祝福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狂人日记》、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等，其它的作品感到了难度。有些书，读得时候不费劲，但读完了，也就不喜欢了。而鲁迅先生的书，读时艰难，要琢磨着读，思想性、哲理性、文学性都包含在里面。这不仅只是在教给我们知识，还在向我们传授人生的真理。我读沈从文、茅盾、巴金、郭沫若、老舍、冰心等先生的著作，文学的力量在帮助着我成长。这些文学大师，他们用著作教育着我，我对他们永远地崇敬。我想起了南宋的志南和尚的两句诗：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不错的，这书风正像杨柳风那么美好，书风吹来，令人惬意。

中国「宰相村」

山西闻喜县境内的裴柏村，据资料和裴家族谱记载，是汉朝并州刺史、度辽将军裴晔所建，因村庄坐西面东，三面环山，柏树茂盛，故名裴柏村。这里是全国所有的裴姓宗源。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，裴姓走出了59位宰相、59位大将军、中书侍郎4人、侍郎44人、常侍11人、御史11人、刺史221人、太守77人、郡守以下官员若干。古人有诗歌写到：“裴氏宰相五十九，出生一村世罕见。九凤朝阳天赐美，千年古柏游人恋”。因此，裴柏村被称赞为“宰相村”。

裴姓最早担任宰相的是裴晔的儿子裴羲和裴茂。后来，裴茂之子裴潜、裴绶又担任宰相。裴潜之子裴秀、裴潜之兄裴徽之子裴楷也为宰相。其中，裴秀为西晋宰相时，还是著名的地图专家，发明了“制图六体”，沿用了1400多年，他被称为“中国制图学之父”。唐代裴度，历仕七朝，在四朝担任宰相，史称“中兴贤相”。